

亞洲金融危機對香港銀行業的影響

在亞洲金融危機衝擊下，香港經濟與銀行體系依然穩健，但卻不能完全倖免。銀行的資金和流動性、貸款增長、資產質素以至盈利能力均無可避免地受到影響。目前的調整期是痛苦和必要的。但香港銀行體系穩健，足以抵禦這種衝擊，不但能安然渡過難關，日後將可創造更美好的前景。

信貸緊縮

亞洲金融危機開始至今已經一年，當然這種週年日子是沒有值得慶祝紀念的。這場危機最初可追溯至1997年5月，當時泰銖受到極大壓力，到了7月初正當我們慶祝香港順利回歸時，泰銖再受炒賣衝擊，泰國當局決定改行浮動匯率，但泰銖匯價隨即暴跌。這樣引發的連鎖效應使鄰近各地受到波及，香港只能一時倖免，最終也同樣受到牽連。

72

探究亞洲危機的起源和肇因已成為最熱門的討論題目，我今日不打算參與。我只要指出一點，就是論者幾乎眾口一詞認為亞洲銀行體系本身出現問題，是造成這場危機來勢這樣猛烈和蔓延速度這樣快的主要原因。套一句美國聯邦儲備局主席格林斯潘的話說，就是「表面上輕微的失衡現象竟演變成一場危機，問題在於銀行體系的流動性(Liquidity)或還債能力(Solvency)出現了實際或預期的混亂」。如果銀行本身已有很多不能履行合約的貸款，遇上好像貨幣投機等外來衝擊時，公眾對銀行體系的信心便會進一步受損。銀行本地存款將會流失，亦無法為短期海外借貸續期，而資本外流將會對匯率造成進一步下調壓力，並促使利率上升和資產價格下降。向銀行借取貸款的客戶將會陷入財政困難，進一步削弱銀行的穩健狀況。銀行資本和流動性同樣受損，形成無貸可放的「信貸緊縮」(Credit Crunch) 情況，最終出現了目前在區內多個國家所見的實質經濟萎縮現象。

形成銀行體系問題的原因有很多。放貸過濫促使資產價格上升，企業也承擔過多借貸(Over-leveraged)。銀行本身風險管理不善，加上銀行監管不力和缺乏透明度，市場規律無法發揮應有作用，到了問題已大到不能再忽視時，市場反應便會變得極端。即使監管當局決心處理本國銀行業的問題，卻往往受到政

治干擾，無法即時採取糾正措施。政府的影響也使銀行貸款被投放到不符合經濟原則的項目和無效益的企業上去。有了政府的介入，外界誤以為亞洲銀行已獲得政府擔保，這些銀行在國際同業市場借錢更容易，助長了這種胡亂借貸的行為。

經濟失衡

香港沒有這些結構和體制上的問題，但卻存在經濟失衡問題，這在1997年間尤為明顯。其時人們對香港主權順利移交的信心越來越高，主權移交誠如所料過程極為順利。這反映在急速膨脹的住宅物業市場，在截至1997年10月的一年間，樓價平均增幅達到48%，恒生指數也在1997年8月創下16,820點新高紀錄。資產價格膨脹，大部分是拜銀行貸款所賜。

資產價格暴漲和銀行貸款激增顯然不能持久，下調已是必然的事，遲早一場外來衝擊，跌勢便會一觸即發；10月第三星期港元遭到炒賣，便是這樣的一條導火線。在我們貨幣發行局制度的運作下，港元被沽售使銀行在金管局的結算帳戶的結算餘額減少，流動資金減少也促使利率突然上升。大家都記得，在1997年10月23日隔夜拆息曾升至280厘。雖然其後隔夜拆息迅速回落，但多個星期後定期資金息率仍然偏高，股市也大幅波動，樓價下跌。儘管1月份港元匯價再受壓力時利率也曾急升，但幅度已較小。雖然如此，在該月大部份時間中，收益率曲線呈現反向現象 (Inverse Yield Curve)，即長期利率低於短期利率，銀行同業拆息也較最優惠貸款利率為高。

在此期間銀行業同時要應付因亞洲環境持續不定所帶來對信心的衝擊，其中尤以年初韓國流動資金危機，以及印尼迄今仍未平息的動盪形勢影響最甚。這些情況加上越來越多證據顯示本地經濟正在放緩，香港銀行業進入較困難時期並不奇怪。亞洲金融危機的嚴峻程度「一生難遇」，區內無一銀行體系能奢望絲毫無損；不論是銀行的融資活動、流動資金、貸款增長、資產質素，以至盈利，必然都會受到影響。除了對個別銀行的衝擊外，由於很多受危機衝擊的亞洲和國際銀行均在香港設行，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也會連帶受到影響。

保持流動性

具體上亞洲危機到底對香港銀行造成甚麼影響？首先，銀行對保持流動性的警覺已大為提高。銀行經歷過去年10月和今年1月的利息飆升後，已不如以往般倚賴同業市場作為資金來源，原因是這樣會涉及利率風險，而且同業市場可拆出的資金數量也已減少，特別是較長期的資金供應量更見大幅下跌。銀行手上即使尚有餘資可貸，但仍只願以隔夜等極短期形式拆出，確保可以隨時應付本身急需。此外，銀行也較積極改進貸存比率(Loan-to-Deposit Ratio)，或最少防止比率進一步惡化。綜合各種因素，銀行現時就吸納客戶存款的競爭情況比起6個月前更為劇烈，而且情況不限於小規模銀行，甚至大銀行和外資銀行亦加入這個行列。事實上，隨着經濟回落，整體客戶存款增長已經減少。

這種影響從銀行願意付出高於港元銀行同業拆息的利息吸收存款，可清楚見到。這顯然對銀行盈利造成影響：本地銀行在今年第一季按年率計的淨息差降至2.33厘，而1997年全年為2.43厘。銀行正受惡性循環所困：銀行一方面希望提高或最少保持流動性，因此以高於同業拆息的利率吸收存款，然後在隔夜同業市場以同業拆息拆出，當中必然涉及一定的成本。銀行當然可選擇不以市場息率吸收存款，但這樣會令存戶把存款轉投到其他銀行。由此可見，銀行的存款基礎已不如以往般穩定。

銀行致力保持流動性，也促使它們對放貸更趨審慎。一般來說，銀行要能增加存款才有興趣放貸，但實際情況是存款增長已經放緩。這種審慎態度也反映銀行認為在現時經濟環境下信貸風險較前增加的看法。經濟放緩，地產和股票市場回落，借貸需求自然也減少。但可借資金供應數量卻跌得更多，部分原因是一些外資銀行決定削減在香港市場的借貸。這並非反映這些銀行對香港缺乏信心，只是它們有意收縮資產負債表規模，並由注重增加營業額和市場佔有率，改向集中拓展未來的盈利能力。此外，確有一些銀行銳意減少對亞洲的借貸，而香港正是僅有的幾個可以實行此計劃的市場其中之一。

對本地銀行來說，這將有助擴大它們的借貸息差(Lending Margins)，假以時日更可吸引較多銀行重返市場參與借貸活動。但短期內市場提供新貸款的意欲將可能仍受抑制。

資產質素

如上面所說，銀行擔心壞帳增加，是造成它們對增加放貸保持審慎的另一個原因。區內環境困難，加上本地經濟低落，今年資產質素將無可避免地惡化。1998年第1季逾期超過3個月未還款的貸款已明顯增加，但以國際標準(大可不必與區內比較)來說，這類貸款佔本地銀行總貸款的比例(少於2%)仍屬合理。雖然很難估計年底前形勢將會惡化到何種地步，而在舉足輕重的住宅按揭市場中，拖欠貸款確實有所增加，但涉及金額仍佔相當小的比例(迄3月底只佔本地銀行按揭貸款約0.3%)。即使物業價格再跌，相信按揭貸款人仍會盡量履行他們的還款責任。

我們暫時所見的問題貸款，主要出於企業貸款和貿易融資。由於區內形勢使然，一些企業無可避免出現經營困難，也有一些是被舉債過多(Over-extended)所累。但應注意一點，就是香港整體企業都沒有亞洲其他市場的過度借貸問題。一般來說，香港企業與區內其他同業比較負債水平不算高，也沒有浪費資源盲目購置固定資產。此外，香港銀行也採取較亞洲同業更為審慎的貸款政策，抵押品的質素也較佳。因此，我們預期香港將不會像一些亞洲市場一樣，在企業與銀行皆承受匯率大幅貶值的痛苦之時，經歷資產質素崩潰。

本地銀行另一項優勝之處，就是有很高的資本充足比率。即使銀行今年呆壞帳撥備較多，所影響的只是盈利水平，而不是償債能力。盈利減少誠非好事，但它本身並不會危害銀行體系的穩定。

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年初至今本地銀行在較艱難的經營環境中仍錄得盈利。但在結合資金成本上升、貸款業務停滯不前和壞帳撥備增加的因素下，銀行盈利較去年同期普遍下降，這不會是意料之外的事，展望全年景況仍不明朗。如果銀行盈利能及得上去年，已是極出色的表現。對於1998年全年，我們不應存有奢望。今年將會是個困難的時期，但我相信各家銀行都能安然渡過。

銀行到底採取甚麼策略以達到這個目標？我在上面已提過一些步驟：提高流動性，以及進行選擇性和審慎的借貸。此外，銀行加強檢討貸款和收款程序，以能及早確認有問題貸款和採取適當的保障行動。銀行也採取更大主動管理資產和負債，特別是制定融資策略和配合市場競爭的存款息率等。雖然香港銀行以成本與收入比率計已效率極高，但基於收入受壓，它們必須更小心控制成本。

若干銀行已凍結員工編制，縮減人手，甚至關閉某些分行，這都是香港刻下進行調整過程中的不幸事例。

銀行採取的行動並不盡是防範性質，它們同時也想盡辦法為客戶提供更便宜和更有效率的產品和服務，如設立電話理財中心、電子銀行和分散分行網絡等。此外，銀行也更重視以分行網絡進行單位信託和保險等交叉推銷，藉此增加非利息收入(Non-Interest Income)。地理上來說，金融危機確實打擊了銀行擴展亞洲市場的計劃，但本港銀行業人士均普遍認為中國內地將會為拓展新業務和擴大與現有客戶關係提供良好機會。

現時銀行都在採取策略，確保它們能應付「公元二千年」的電腦問題。這是關於銀行基本存續的一環。相信香港銀行都明白這點，並正努力達到金管局所定須在1998年12月底前符合「公元二千年」的要求。

76 亞洲金融危機對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將會有何影響？若干在香港的海外機構顯然將會收縮部分經營。一些外資銀行已放棄銀行牌照，但主要是其本國市場出現問題或與其他機構合併所致。亞洲危機可能會導致區內一些銀行在本國進行合併重整，以致銀行之間進一步精簡規模。由於銀團貸款和亞洲債務證券買賣等業務減少，一些非主要市場參與者(Marginal Players)基於無利可圖，都可能撤出香港。

可是，我深信大部分外地銀行將會繼續留在香港，並致力維持一定規模的經營。這並非一廂情願的想法，而是合乎邏輯的預期。首先，有意拓展全球業務的銀行，總不會因為在短短幾個月間發生的事便輕率否定整體亞洲的吸引力。第二，在亞洲之中，香港仍保持它作為銀行與中國內地做生意主要樞紐的獨有優點。撇開短暫的周期波動因素，中國內地經濟正處於上升軌道，外地和本地銀行都希望在有關的融資和顧問服務市場中分得一杯羹，這樣香港將仍然是進行這類活動的最理想根據地。可是，在香港經營業務的成本必須是合理的，正是這個原因，刻下經歷的調整過程雖是痛苦卻是必要的。我深信香港銀行業不但能熬過這段日子，日後也能有更輝煌的成績。